

爸爸媽媽

紅色臉盆裡橫躺，赤身裸體，白熾燈泡在頭頂閃爍，刺得我疼痛閉眼。母親脫下圍裙走來，扭開水龍頭檢查水溫，將我整副身軀浸在熱水中，漂浮在水裡，臉盆底的金色鳥兒，搖曳地振動雙翅，穿透水面閃閃發光，母親說那是鴛鴦，總是比翼雙飛。熱水自水底的蓮蓬頭汨汨湧出，安靜無聲，浸在羊水袋裡擺盪，母親揉捏我的腿，卻一點感覺也沒有，水柱沖刷軀體，水花的光明亮地反射，暖流中斷，母親抹著肥皂，反覆搓洗我軟弱無力的右腿。

「阿綿，這隻腳沒有用了，我們把它砍掉好嗎？」水的聲音很大，我聽不清楚母親到底說了什麼，她流了好多眼淚，水龍頭般湧出，好像永遠不會停下來。

「來，媽媽幫你砍斷右腳，反正它不能走路。」她作勢用手刀敲打我的大腿，那瞬間我終於聽懂母親的意思，淒厲地哭嚎，「我不要！」我推不開母親巨大的雙手，使盡全力掙脫她的環抱，倚在盆側，我試著用左腿站起來，一個踉蹌又跌入水盆，水花噴濺，刀鋒般割裂在母親憔悴的臉龐上，我瘦小的身軀滑進盆中央，水差點淹過我的頭頂。

是夜，母親將我抱到床上，不再哭泣，但我惡狠狠瞪著她眼，也斜眼瞅著大姊和二姊的腿，她們走路時，雙腿彎折、收縮自如，踩踏在木頭和室地板上發出「啪嗒啪嗒」的聲響。

為什麼媽媽不砍他們的腿，只砍我的？

我覺得奇怪，但什麼話也沒說。大姊和二姊換上睡衣，繞過我的床鋪走向她們的床鋪。我睡在臥室門口，免得半夜尿尿行動不便，拐杖倚在牆角，一伸手便可觸及。擁有拐杖的第一天，我興奮地向大姊炫耀，但她非但不羨慕，還說出傷人的話：「我不用拐杖也可以走得很快。」

我問母親為什麼姊姊不用拐杖就能走得比我快，她只是緊緊抱著我，不說話。年紀稍長，我才知道是小兒麻痺使得我無法正常行走，我恨名字裡的「綿」字，好似被下了詛咒，害得我走起路來軟綿綿的，提不起勁，大姊阿瑤、二姊阿玲的名字多好，於是她們的腳健健康康，同姊姊們走在路上，我的畸形模樣受到路人們背地裡訕笑，我自己知道，也不戳破他們。

夜夜，母親拿著刀子向我步步逼近的模樣不斷在夢裡襲擊我，我只得將雙腿藏在小熊維尼的棉被裡才覺得心安，雖然那晚過後，母親再也沒有說要砍我腳，我還是習慣把兩隻腳藏得好好的，不管怎樣，她們跟我一同來到世界上，就是我的寶貝。

*

升上三年級，剛到新班級，我很怕新導師，他是男老師，印象中除了爺爺以外的男生都很兇，爸爸很早就死了，因此我也沒什麼記憶。我擔心老師對我們大

吼大叫。但是老師對我特別地好，畢竟我是班上唯一拿拐杖的小朋友，母親總在學期初寫聯絡簿說明我的狀況，希望老師多照顧我，有次她寫：「老師請您多多體諒阿綿，麻煩您向其他小朋友解釋阿綿只是生病了，免得嚇壞他們。」我生氣地躲在外套裡哭，趁午休睡覺時，但是沒人發現。

我太矮了，座位總是被安排在第一排，大家總是滿心期待每個月「換位子」那天，雖然這個節日永遠與我無關，我很早就體認到這件殘酷的事實。開學第一天，老師要我們寫下新學期新願望，我把想換位子的心願寫在小卡上，作為新學期願望似乎太平庸了點，開心的是，隔天，就在隔天，老師就幫我換到第二排，就在娘娘腔隔壁。

娘娘腔有自己的名字，不過很多男生都取綽號嘲笑他，我們也跟著這樣叫。娘娘腔喜歡在教室後面的陽台趴著，無聊地望著學校對面的田野，有些男生對著他說些不好聽的話，笑他是娘娘腔，他起初都不生氣，直到被叫作娘娘腔，眼淚才撲簌簌掉下來，像小嬰兒一樣大哭，上課鐘聲響了才擦乾眼淚回教室。老師想處罰那些侮辱他的壞孩子，問娘娘腔他們罵他什麼，他始終緊閉嘴巴，什麼都不說，老師也拿他沒輒，因此他周而復始地被欺負，傷了心再忘掉一切。

換到娘娘腔隔壁讓我開心不起來，雖然擺脫了矮個子專屬的第一排，無比神氣，娘娘腔看到我搬著家當過來，臉上竟然露出輕蔑的笑容。我生氣老師選他當作我的鄰居，我跟其他小朋友一樣不喜歡他。

「你那麼矮，為什麼可以坐第一排？」我氣喘吁吁地問娘娘腔。他一聲不吭，繼續玩著他破爛的鉛筆盒，那是台大卡車的形狀，附著輪子可以在桌上滑來滑去。避免被同學恥笑，我必須跟他劃清界線，只要他的鉛筆盒、餐袋、書包或手肘超過桌墊的界線，我就毫不留情地打他，讓他知道我跟其他小朋友一樣，不會因為得了小兒麻痺就跟他同一國。

下課，娘娘腔到陽台看風景，被欺負地淚眼汪汪，放學了就到課輔班寫作業；而我不愛離開教室，放學時到大門等媽媽來載我回家，我們各自仍有各自的生活，這讓我著實鬆了口氣。娘娘腔很聽我的話，像狗狗一樣忠心，我叫他幫我掃我的打掃區域，他一口答應，我從來沒有這樣指揮人過，覺得相當神氣，後來我無意中發現，全部同學裡，只有我喚他「娘娘腔」時，他不生氣也不哭，這是我們之間的小秘密。

班上那陣子流行起養小寶寶的遊戲，只要將運動服外套的袖子往中間摺，再從衣領開始把外套整件捲起來到底，最後下擺翻過來包住整卷外套，成為豆莢的形狀，就像襁褓中的小 baby 一樣可愛。

有了自己寶寶，你就是爸爸或媽媽了，養小寶寶取代了鬼抓人，成為大家最愛的遊戲。坐在我前面的小芬和阿德摺了兩個寶寶，一藍一紅，我們的外套分成水藍和粉紅兩色，分別代表男生寶寶和女生寶寶。我看他們把寶寶抱在懷裡，餵寶寶喝水吃飯，羨慕極了。小芬轉過頭來跟我抱怨：「阿德好偏心，都只照顧他的男生寶寶。」這時我的確看到阿德摟著他那隻藍色寶寶輕輕搖擺，彷彿搖籃曲般助他入眠。小芬持續喋喋不休，跟隔壁鄰居廖太太講八卦時的神情一模一樣。

我斜眼偷看娘娘腔，他正在咬指甲，桌上滿是他的碎指甲，口水牽絲，他發現我在看他，才停止了這項骯髒的壞習慣。我多麼想要擁有自己的寶寶，可是誰能當寶寶的爸爸呢？小 baby 都需要一個爸爸、一個媽媽輪流照顧，我才不想讓娘娘腔當爸爸！看著大家都摺起了寶寶，過了幾天的掙扎，我只好拍了拍娘娘腔的肩膀，問他要不要養小寶寶，他一口答應，又問我養小寶寶是什麼，我不理他，自顧自地摺起來了，他漸漸明白我的意思，也拿起髒髒破破的外套開始摺。第一個寶寶太胖了，我不喜歡，但我們接下來摺的幾個寶寶不是太長，就是軟軟爛爛，我生氣地遷怒娘娘腔，用力打他的背。趁老師午休不在，我們認真研究了一番，終於摺出成功、正常的寶寶，小心翼翼地抱在懷裡，軟綿綿的，就像真的小嬰兒，等到娘娘腔的外套變身成另一個寶寶，我們的家庭便全數到齊了。

趴在寶寶身上，我睡著了，在朦朧間。醒來時娘娘腔到外面回收箱拿了印著康軒圖樣的箱子回來，放在我們椅子中間當作寶寶們的床。我們幫他們取名叫大寶和小寶，不論排路隊、上廁所或體育課我都帶著寶寶一起去。本來我擔心娘娘腔會跟我搶著抱，但他沒有這麼做，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，我應該鬆一口氣的，卻有點惱火，忽然想到母親曾經告訴我和姊姊「男人是靠不住的」，一瞬間我好像懂了些什麼，自立自強才是王道。

我輕聲跟寶寶說話，就向母親每天睡前講故事給我和姊姊聽一樣。老師看我上課心不在焉，大發雷霆，要我起來念課文；午休時娘娘腔和我都被風紀股長記了好多個叉，得交互蹲跳三十下當懲罰，我問娘娘腔可不可以幫我做，他答應了。母親告訴我「娘娘腔」的意思是很像女生的男生，但這時候的娘娘腔很有男子氣概，我覺得他救了我一命。

養小寶寶讓我忘了訂正作業本和罰寫的痛苦，然而最令我傷心的是，每到下午四點，敲響放學的喪鐘時，寶寶們就得死。因為糾察隊會檢查服裝儀容，穿好外套才能出校門，我們必須穿戴整齊去穿堂排路隊，不然我寧願忍受寒風也要抱著寶寶。拆開外套就像親手殺死自己的寶寶，我從寶寶的頭開始拆，這樣他們就沒有感覺了，如果從腳開始拆，他們會很痛的。

*

三月的某一天，出門時天空明亮地不可思議，天氣忽然暖和了起來，下午竟然打了雷。老師在黑板上寫了「驚蟄」兩個字，第二個字念「ㄓ」，原來是昆蟲的寶寶們在泥土裡睡了好久，準備蹦出來了。「那他們的爸爸媽媽在哪兒呢？」我問。老師說他們死了，昆蟲的壽命很短。

鐘響了，我拄著拐杖往穿堂準備排路隊，訓導主任在前方訓斥：「不可以拿午餐的水果往操場丟，午餐沒好好吃完的話，男生會娶到麻子臉的老婆、女生會嫁給麻子臉的老公喔。」

在夕陽下罰站了好久，才讓我們喊口號回家：「老師再見，同學再見，大家明天見，再見！」最後一聲「再見」響徹雲霄，一群雁子正好飛過天空，甫整肅的路隊兵荒馬亂地離散。我走向大門，等母親來載我回家，兩台很像她開的灰色

小車呼嘯而過，學校對面的菜圃安靜無聲，直到警衛伯伯慈祥地問我媽媽呢？怎麼還沒來？我才發現已經等了二十分鐘了，我說不知道，媽媽可能快來了。

嘴唇乾巴巴的，黃黃紅紅的夕陽包圍我，熱得我頭昏眼花，我決定走回穿堂那兒，盛飲水機的冰水，爬上灰色小石子小階梯時，我的汗水滴到拐杖上，淡淡的棕色浸成濕漉漉的深褐色，脖子黏答答的。當我按下冰水按鈕時，忽然有個人跳出來，差點踩到我的腳。

「你幹什麼啦？」娘娘腔傻笑著抱著水壺看我。我好嫉妒他上課輔班，可以不用在太陽下排路隊。他看起來心情很好，裝水時問我：「要不要去一個我新發現的秘密基地？」我說媽媽可能會找不到我。「那不然我們帶寶寶去？」這是個很不錯的主意，我好想帶寶寶們出去玩，但我有點怕媽媽很快就來了，他看我猶豫不決，說離這裡很近，一下就到了。

我們脫下外套摺了大寶和小寶出來，娘娘腔兩隻手臂各抱著一個寶寶，我們越過大門口，沿著對面菜圃的邊緣走。夕陽把娘娘腔的影子拉的好長好長，我踩在他的影子上笑他，不過他沒有發現，繼續往前走。「喂！你把你的影子踩得扁扁的。」他回過頭來看到了，也跑到我身後踩我的影子，我撐著拐杖急忙想走快一點，解救我的影子，仍然來不及，娘娘腔抱著寶寶，雙腳用力踩，發出「噠，噠，噠」的聲音，我假裝沒聽到，不理他繼續走。從課輔班偷溜出來的娘娘腔顯得無比興奮，跟教室裡愛哭鬼的他完全不同，抱著小娃娃們在田間小路嬉鬧，很是滑稽，一下摘下路邊的野草野花嗅聞，一下用腳尖逗弄懶躺著曬太陽的老黃狗。我看他踢那條狗，心驚膽跳，要是狗狗突然生氣發狠咬了我們該怎麼辦，會不會咬了我的左腳，害得我左腳也走不了路？我開始擔心了，我叫他不要再踢，但他像開心的瘋子一樣繼續踹個不停，你無法止住一個瘋子發狂，幸好過一會兒老黃狗便怯懦地跑遠了。

娘娘腔被夕陽映照地滿臉通紅，他說我的兩條辮子的影子很像狗大便，我回頭想看卻看不到，只猛然見著拐杖在我腋下撐著，像極了龐大的怪物，看了很嚇人，我不喜歡自己的影子。抬頭往遠處一瞥，才發現已經學校已然隱沒在田野之外了，長長的小路彷彿沒有盡頭，這是我頭一次離開學校那麼遠，忽然，我想起媽媽可能在校門口等我了，我問娘娘腔秘密基地到底還有多遠？

「快到了啦，那裡有很多盪鞦韆、搖搖馬和翹翹板喔！」田間小路滿是泥濘，很不好走。娘娘腔講些好笑的事（例如鄭敬諺刷廁所時被大便噴到、陳奕欣考太爛被爸爸打）轉移我的注意力，我走得很慢，額頭布滿汗珠，撐著拐杖的雙臂好癢好麻。娘娘腔走在很前頭，「你走慢一點啦！」我說，他卻像沒聽到似的，內八的雙腳健步如飛，把我拋得遠遠的。我一時心急，火往頭頂燒，再也走不動了，放眼望去是一片荒涼的農地，右邊有一面混濁青綠的池塘，髒兮兮的垃圾傾倒在池裡，混著廚餘的惡臭，我想起媽媽常說的鬼故事：如果大便完沒擦屁股，會有一隻手從馬桶伸出來幫忙擦，想像噁心的湖面突然伸出一隻蒼白的手，我好害怕。

娘娘腔兀自走個不停，我憤怒地叫喊，他終於停下來，注意到我停下了腳步，

以為發生了什麼事，匆忙向我跑來，單手拽著寶寶的頭，寶寶們身體疲憊地晃動，娘娘腔一個沒抓穩，寶寶直線飛了出來，摔在泥地裡，他癡傻地笑了，撿起來時大寶和小寶已經灰頭土臉，髒的不成人形。我的心疼化作滿腔怒火，他笑鬧著走過來，盛怒之下我舉起了拐杖往他身上砸去，褐色拐杖並未依我預期地打到他，距離估算太近，又意外地手滑偏向池塘，有那麼一瞬間，我以為它落地了，下一秒，拐杖滑過土黃泥地，撲通一聲掉進飄散糞水味道的池子。用力過猛，我的身體失去平衡，坐倒在地，屁股撞擊泥地土石，疼痛感像春天炸開杜鵑花般恣意綻放。娘娘腔滿身汗穢，趴在池邊想撈起我的拐杖。我放聲大哭，像雷聲震碎玉瓶，據母親後來所說，哭聲宏亮，土裡的蟲子們都甦醒，把在數里外上班的她和無數老師、同學都給喚來了。

我只記得鎮上的人們匆匆趕到時，娘娘腔和我全身爛泥，我哭著告狀，向母親哭訴，娘娘腔把我的拐杖弄壞了，沒想到母親劈頭便罵我：「怎麼可以叫人家娘娘腔，你希望別人叫你斷腿的嗎？」眾目睽睽下，又是一陣暴風雨般的哭泣。老師和母親嚴厲地責罰了娘娘腔，他什麼也沒說，靜靜地盯著這一切，後來聽說他們家四處借錢，才攢足了賠我一副新拐杖。

此後我再也沒跟娘娘腔講過話，再沒有當過任何寶寶的媽媽，我很怕自己也生出了一個斷腿的娃娃，想著那寶寶如我一般沒了拐杖，撐著彎曲的腿，扭著痛著離開池塘，在黃泥路上踽踽獨行的樣子，我坐在復康巴士上把妝給哭花了，娘娘腔不管我聲嘶力竭瘋婆娘般的哭喊，溫柔地安慰我扶我，手裡緊緊抱著兩團外套，藍的跟粉紅的，好像他真的是兩個孩子的爸一樣可笑。

眼下他在駕駛座上，笑吟吟地從後照鏡裡端詳著我，年過半百，我癱在電動輪椅上看窗外風景，幸好我的雙腿都壞掉了，雙手再也無力撐起拐杖，重度殘障才能優先預約這輛巴士，有時我會這般慶幸著，他開的車讓我感覺像鳥，振振翅膀，在天上飛著叫著。